

# 裴景福交游小考

## A study of Jing-fu Pei's friendship

羅笙綸

Sheng-Lun Lo

明道大學國學所博士

### 摘要

近代著名的鑒藏家裴景福(1855-1926)有豐富的收藏，並將其藏品著錄成《壯陶閣書畫錄》一書。後世相關文章多論述其收藏狀況與貪汙遭謫戍新疆一事，而未曾對其交游深入探究。本文從裴景福的著作和藏品題跋中，整理出裴氏與吳昌碩、宋伯魯、費念慈和李瑞清的來往，彼此間互相交流、展示藏品、共同考訂，不僅提升了眼界，藏品因為他們的題跋而更具價值與意義，我們亦能一窺當時文人的鑒藏活動。

**【關鍵字】**裴景福、交游、吳昌碩、宋伯魯、費念慈、李瑞清

## 一、前言

近代著名的鑒賞家和收藏家裴景福(1855-1926)，<sup>1</sup>安徽霍邱人，字伯謙，號睫闇。裴氏將所藏書畫著錄成《壯陶閣書畫錄》，其中包括著名的蘇軾〈寒食詩帖〉，因而得到注目。後世相關論文多談及其收藏狀況與貪汙遭謫戍新疆之事，而未曾對其交游深入探討。古人嘗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裴景福的父親裴大中亦嘗告誡裴景福：

莫將交友看作細事，多交君子，今日有益身，將來同升諸公，即有益天下；

多交小人，今日害及身家，異日援引倖進，必流毒天下。<sup>2</sup>

可見朋友對一個人的影響深遠。然而一個人之交游何其多，因此，本文將針對裴氏與吳昌碩、宋伯魯、費念慈、李瑞清四位書畫鑒藏界的好友往來情形作一論述，並試著探析彼此之間的影響。

## 二、吳昌碩(1844-1927)

吳昌碩，原名俊，亦名俊卿，中年以後更字昌碩，亦署倉碩、蒼石、倉石……等，別號缶廬、苦鐵。裴景福與吳昌碩如何結識並不清楚，但從 1923 年裴景福寄吳昌碩詩云：「少壯同吾弟，交親四十年」<sup>3</sup>逆推回去，裴景福與吳昌碩結識可能在 1883、4 年左右，當時裴景福客居無錫，吳昌碩則定居蘇州，兩地皆在江蘇省太湖邊，相去不遠。

<sup>1</sup> 裴景福的生卒年有一些爭議，筆者根據汪茂榮意見，加以考訂為 1855-1926。詳見拙著〈裴景福與其所藏黃庭堅〈寶積經發願文〉〉，《第四屆兩岸文化發展論壇論文集》（臺北，世新大學，2016 年 10 月 3 日），380-381 頁。

<sup>2</sup> 裴景福：《河海崑崙錄》（臺北縣：文海出版社，1966），頁 309。

<sup>3</sup> 裴景福：〈何熙伯移家吳門，約予與昌老相聚，再游虎邱，過龍壽庵，閱元僧善繼三世血書華嚴經全部，熙伯年方周甲，予七十，昌老八十，將別賦詩為樂並寄昌老〉，《睫闇詩鈔》耕淮集卷三（合肥市：黃山書社，2009.12），頁 350。

1888、1889 年兩人同客滬上，裴景福請吳昌碩刻就二十餘方印，他在《壯陶閣書畫錄》中記載：

余鈐以「裴氏壯陶閣藏」、「裴景福收入壯陶閣秘笈」、「伯謙寶此過于明珠駿馬」、「裴氏世寶」等印，前隔水綾鈐「雲鶴游天群鴻戲海」印，方一寸五六分，「龍跳天門虎臥鳳閣」印，方及二寸，卷後隔水綾鈐「裴伯謙秘笈書畫印」、「霍邱裴景福弱冠後寓吳客燕所得書畫碑版」等印，皆吳昌碩手摹，上追斯籀，突過漢唐，戊子(1888)己丑(1889)間同客滬上，為予鑄二十餘印，皆精力所萃。<sup>4</sup>

裴氏在〈元趙松雪臨十七帖卷〉前前後後鈐上吳昌碩刻製的印約十方，可見裴氏十分喜愛吳昌碩的印，這種現象在許多裴景福的藏品上都能看見。從另一方面來看，據筆者所見裴景福的印鑑約有三十方，其中約九成為吳昌碩所刻，所佔比率之高，足見裴氏喜愛的程度，其中 1912 年所刻「雲鶴游天群鴻戲海」、「龍跳天門虎臥鳳閣」(圖 1)兩方大印，更是吳昌碩苦心經營刻就，裴氏認為古今獨步：

壬子(1912)年七十，摹雲鶴游天、龍跳天門二印，尤古今獨步，告予曰臥字為籀篆所無，經營數日始就，亦可見良工心苦矣。<sup>5</sup>



圖 1 吳昌碩為裴景福刻「雲鶴游天群鴻戲海」(左)、「龍跳天門虎臥鳳閣」(右)兩方印 (圖片來源：〈趙孟頫望江南淨土詞十二首〉，《書譜》，1979 年第 2 期·總第 27 期，頁 39。)

<sup>4</sup> 裴景福：〈元趙松雪臨十七帖卷〉條下，《壯陶閣書畫錄》卷六（臺北市：臺灣中華書局，1971），總頁 371。

<sup>5</sup> 裴景福：〈元趙松雪臨十七帖卷〉條下，《壯陶閣書畫錄》卷六，總頁 371。

因此在裴氏珍藏的許多重要鉅作上都鈐有此二印，如〈宋拓心太平本黃庭經冊〉、〈宋蘇東坡楷書歸去來兮辭集字詩詞赤壁二賦卷〉、〈元趙松雪書望江南淨土詞卷〉、〈元鮮于伯幾書杜陵茅屋為秋風所破歌長卷〉、〈明董香光臨畫贊大字卷〉等。

吳昌碩因結識裴景福，得以親見裴氏珍藏的書法名蹟，一飽眼福。吳昌碩生平僅兩見蘇軾墨蹟，其中一件即為裴氏所藏〈宋蘇東坡大楷飛龍篇卷〉，吳氏跋云：

曾見王晉卿挑耳圖，公行楷題跋字以數百計，謹嚴縝密如錐畫沙，是卷濃墨大書，氣雄度曠，其佳處若據泰山觀滄海，濤光盪天，眼界一拓。公書出入晉唐，獨闢蹊徑，曾自謂，我書意造本無法，則自有法而入無法耳，見道之言，非公誑我。公墨蹟生平僅兩見，睫間藏此，球圖視之宜矣。<sup>6</sup>(圖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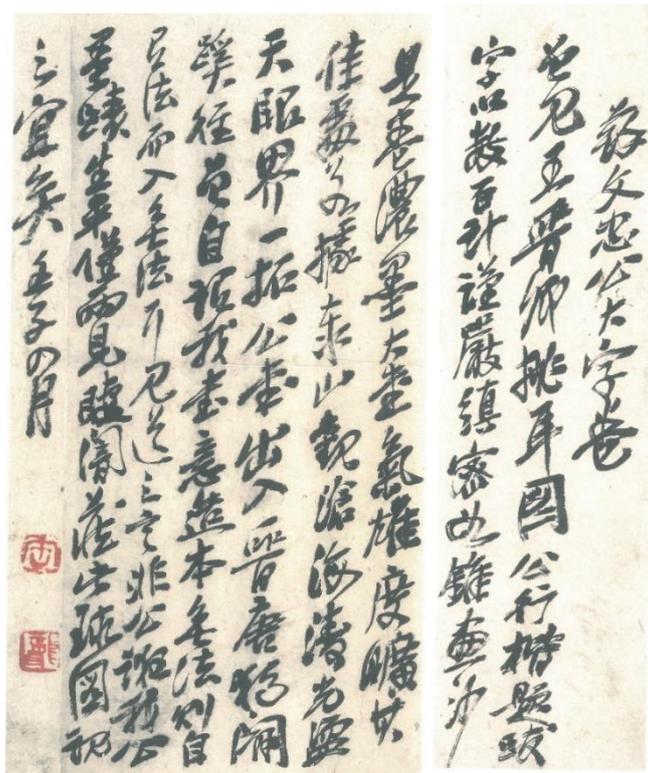


圖 2 吳昌碩跋裴景福藏〈宋蘇東坡大楷飛龍篇卷〉  
(圖片來源：王鏞主編：《缶翁墨翰》，成都：四川美術出版社，2014，頁 012-013。)

<sup>6</sup> 裴景福：〈宋蘇東坡大楷飛龍篇卷〉條下，《壯陶閣書畫錄》卷三，總頁 205。

吳昌碩見了此卷後，為蘇軾書法的氣勢所懾，眼界為之一拓，並感受到「我書意造本無法」之意。同年，吳昌碩又在裴氏處得見〈宋拓薛氏五字初損本定武蘭亭卷〉，認為「紙墨奇古確是唐物」且「此本拓法最精」：

蘭亭定武原石拓本存世間，見近人著錄者不過數本可指數也。自宋以來趙子固落水本最煊赫有名，亦歸壯陶閣藏弄。余曾見之，紙墨奇古確是唐物，然在宋元之際初裝為冊，繼改為卷，割斷之痕猶在，復經水漬間有墨暈侵入畫內，似美哉猶有憾。此本拓法最精，毫髮畢具，而四圍寬闊，原石形模宛然在目，其第八行上半雙絲分明尤為定武諸本所無。睫闇嘗謂此本不及落水之古，余則謂落水不及此本之精，質之睫闇以為何如。壬子(1912)長夏同客滬濱，段讀一過，自幸眼福不淺。<sup>7</sup>

蘭亭定武拓本在當時著錄可見者不多，而吳昌碩在裴景福處，不僅見到了煊赫有名的趙孟堅落水本，還見到更精於前者的〈宋拓薛氏五字初損本定武蘭亭卷〉，自嘆眼福不淺，欣喜之際，亦為此卷引首書篆十五字。<sup>8</sup>

裴景福與吳昌碩兩人亦有許多詩文的交流，1885年吳昌碩作〈懷人詩〉懷念十七位師友，其中一首即是寫給裴景福：「文字搜羅走馬牛，壯陶閣上鎖蛟虯。尋碑寄語黃司馬，初搦黃庭在霍邱。」<sup>9</sup>吳昌碩《缶廬詩》刻成亦寄了一本給裴景福，裴景福賦詩一首回贈：「落拓南昌尉，逍遙東海濱。官卑名愈重，道在仕猶貧。日飲陶潛酒，風吹郭泰巾。缶廬詩一卷，跨嶺意相親。」<sup>10</sup>裴景福在1923年的詩中稱頌吳昌碩的篆刻霸東方：「黃金鑄就酸寒尉，北斗橫天爭日光。何處

<sup>7</sup> 裴景福：〈宋拓薛氏五字初損本定武蘭亭卷〉條下，《壯陶閣書畫錄》卷二十一，總頁1390-1391。

<sup>8</sup> 裴景福：〈宋拓薛氏五字初損本定武蘭亭卷〉條下，《壯陶閣書畫錄》卷二十一，總頁1389。

<sup>9</sup> 吳昌碩：《缶廬集》卷一，（臺北：文海出版社，1984），頁16-17。

<sup>10</sup> 裴景福：〈吳昌碩以缶廬詩刻見寄賦答〉，《睫闇詩鈔》卷三，頁72。

扁舟尋范蠡，仗君腕力霸東方。」<sup>11</sup>因為當時吳昌碩篆刻享有盛名，連日人日下部鳴鶴、河井荃廬等人都慕名渡海至中國，向吳昌碩請教。裴景福對吳昌碩繪畫亦十分欣賞，裴氏曾向吳昌碩求一扇子，吳昌碩繪成後千里郵寄給裴景福。<sup>12</sup>裴氏另有詩讚揚吳昌碩畫作勝過徐渭：「新詩百鍊沁心脾，餘技猶堪作畫師。橫掃青藤凌日觀，繭箋水墨和胭脂。」<sup>13</sup>

裴景福和吳昌碩兩人一直有來往，直至裴景福去世那一年，裴景福贈吳昌碩〈明沈石田水墨畫蟹小軸〉，<sup>14</sup>而吳昌碩則為裴景福寫了兩件書法橫披〈歸與軒〉(圖3)、〈淮隱盦〉(圖4)，足見兩人交情深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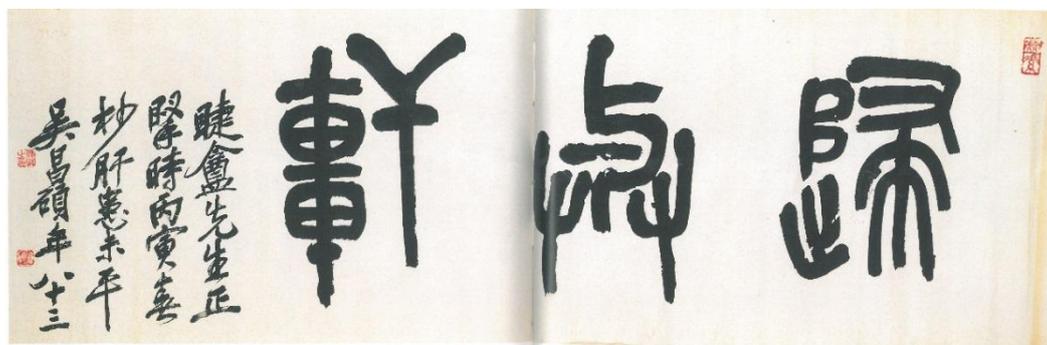


圖3 吳昌碩為裴景福寫〈歸與軒〉橫披(1926年)

(圖片來源：曹錦炎主編：《中國名家法書全集 17，吳昌碩 法書集(二)》，香港：翰墨軒，1999，頁40-41。)



圖4 吳昌碩為裴景福寫〈淮隱盦〉橫披(1926年)

(圖片來源：曹錦炎主編：《中國名家法書全集 17，吳昌碩 法書集(二)》，香港：翰墨軒，1999，頁42-43。)

<sup>11</sup> 裴景福：〈與昌碩別將十年，癸亥三月吳門相遇悲喜交集，承示近作孤懷、深造曠世、寡儔賦三詩，即題卷端〉之一，《曉閣詩鈔》耕淮卷三，頁349。

<sup>12</sup> 裴景福：〈求缶老畫荔子精扇，千里郵寄並書近作見示，喜極答謝〉，《曉閣詩鈔》淮隱集上卷，頁394。

<sup>13</sup> 裴景福：〈蒼碩畫梅花〉，《曉閣詩鈔》，頁42。

<sup>14</sup> 裴景福：《壯陶閣書畫錄》卷十，總頁659，〈明沈石田水墨畫蟹小軸〉條下云：「今贈八十三翁吳昌碩矣。」

### 三、宋伯魯(1854-1932)

宋伯魯，陝西醴泉人，號芝棟、芝洞、芝田，亦署芝鈍、鈍叟，筆名別號九嶷山樵、瓶園老人、心太平軒老人。精通諸子百家，旁通佛、道、醫、星象之學，致力書畫，時人譽為詩、書、畫三絕，書法師二王、趙孟頫，於畫推崇四王。兼耽鑒賞，曾收藏北宋舊拓〈懷仁集王聖教序〉未斷本。民國十一年(1922)何夢庚在長安舊藩廨庫堂後土中挖出顏真卿〈顏勤禮碑〉刻石，何夢庚喜不自勝，拿拓本請宋伯魯題跋(圖 5)。宋伯魯為光緒 12 年(1886)進士，與裴景福同年，曾任都察院山東道監察御史、掌印御史等職。1898 年參與康梁維新變法，事敗被清廷通緝。宋伯魯先避居上海，期間一度赴日本。光緒 28 年(1902)攜眷歸陝，陝西巡撫升允向清廷請奏，致宋伯魯身陷囹圄，3 年後獲釋出獄，伊犁將軍長庚因慕其名，請赴新疆參與治理機宜。<sup>15</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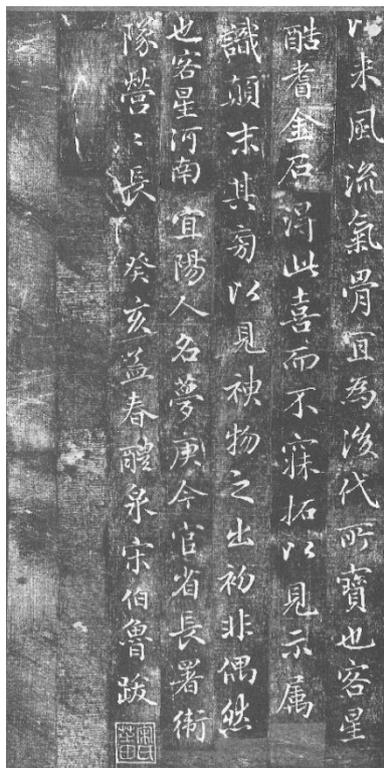


圖 5 〈顏勤禮碑〉後宋伯魯之跋局部

(圖片來源：西川寧·神田喜一郎監修：《書跡名品叢刊 18 唐 VIII》，東京：二玄社，2001，頁 154。)

<sup>15</sup> 宋伯魯相關身世，參見汪運渠：〈碩學鴻儒 帖學一脈—陝西民國書畫家宋伯魯〉，刊於《收藏》，2011 年 12 期，頁 19-25。

裴景福與宋伯魯兩人結識約在 1906、1907 年，時宋伯魯客長庚將軍幕府，而裴景福則被貶至新疆，兩人在迪化相遇，因兩人同樣沉溺於書畫，一見如故，裴景福大方出示篋中所藏，讓宋伯魯一見世間難得名作：

伯謙自其先德精鑒賞，不惜傾家貲以獵名迹，伯謙官南海十餘年所度益富，凡碑版書畫自宋元以來，世所求一寓目而不可得者，悉屬壯陶長物，國初諸家等諸自鄒以下，噫！詎不偉哉。長夏寡營，因得請其尤者縱觀之，而伯謙亦以余同癖，欣然發篋。<sup>16</sup>

宋伯魯對裴景福豐富的收藏，十分妬羨，亦對裴氏的鑒賞眼光折服。宋伯魯嘗言：

睫庵跋最允，所謂焦山帖由孟陽本再刻石者，真賞鑒家言，佩服佩服。<sup>17</sup>  
壯陶主人工八法，精鑒別，收藏之富近世罕匹，其稱許必有真知灼見……睫庵稱雙絲定武，成邸實未之見，余前跋適誤耳，據此則壯陶所得洵足睥睨一世，曷勝妬羨。<sup>18</sup>

裴景福雖對自己的珍藏品愛護有加，但也不吝取出與宋伯魯共賞，一同品評書畫，裴氏甚至將藏品借給宋伯魯數日、數月，讓宋伯魯可以觀賞，可以臨摹。對於書帖中難以辨識之草書字體，兩人亦互相討論、共同商訂：

和靖書傳世極少，停雲兩札、江村五詩外，僅見此冊，大草類楊少師〈大仙帖〉，真仙品也。然草法殊不易識，以文襄（按：左宗棠）精核尚未能盡正孔（按：

<sup>16</sup> 宋伯魯：《知唐桑艾》自序，收入於盧輔聖主編：《中國書畫全書(二十)》（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9.12 第 2 版），頁 216。

<sup>17</sup> 宋伯魯跋〈宋拓蠶本定武蘭亭冊一本〉，《壯陶閣書畫錄》卷二十一，總頁 1408。

<sup>18</sup> 宋伯魯跋〈宋拓薛氏五字初損本定武蘭亭卷〉，《壯陶閣書畫錄》卷二十一，總頁 1390。

孔廣陶)釋之誤，北庭雪窗多暇，復與芝洞同年，悉心商榷，始了然心目，即起逋仙而問之，應無遺憾矣。<sup>19</sup>

裴氏對於和宋伯魯共同商榷的釋文頗有自信，不僅勝過左宗棠、孔廣陶，甚至是若林逋有知，起而問之，亦應無愧。

宋伯魯身處新疆這偏僻之地，竟有如此殊緣，可以賞玩書畫名蹟，他在題跋中用「奇緣」、「大快事」等詞語表達欣喜之情：

雪漠冰天，獲睹至寶，曷勝欣幸之至。<sup>20</sup>

鄙人生平所見，亦於此歎觀止焉，不謂間關絕塞有此幸事，真奇緣也。<sup>21</sup>

伯謙同年，出示藏帖遂獲觀落水蘭亭及唐搨五字未損本，皆見所未見，繼又得見此本，天下之寶聚於一人已屬古今快事，而魯得假而縱觀之、而臨摹之，不可謂非大快事矣。八千里冰天雪海，庶乎不虛此行，既浮一大白，復識其緣會如此。<sup>22</sup>(圖 6)



圖 6 宋伯魯跋裴景福藏〈宋拓心太平本黃庭經冊〉

(圖片來源：渡邊隆男發行：《中國法書ガイド 11 魏晉唐小楷集》，東京：二玄社，2011 年 3 月初版第 6 刷，頁 25。)

<sup>19</sup> 裴景福：〈宋林和靖行草梅花詩七絕三十首十〉條下，《壯陶閣書畫錄》卷二，總頁 119。

<sup>20</sup> 宋伯魯跋〈宋拓黃庭經第一本〉，《壯陶閣書畫錄》卷二十一，總頁 1416。

<sup>21</sup> 宋伯魯跋〈宋拓薛氏五字初損本定武蘭亭卷〉，《壯陶閣書畫錄》卷二十一，總頁 1390。

<sup>22</sup> 宋伯魯跋〈宋拓心太平本黃庭經卷〉，《壯陶閣書畫錄》卷二十一，總頁 1424-1425。

1909年裴景福離開新疆，宋伯魯則在「乙卯(1915)四月再踏東華塵也」，當月兩人就又聚在一起，除了敘舊外，當然也少不了共同賞鑒、品評書畫。<sup>23</sup>接下來的7至9月份，兩人相聚更是密集，或許為了能更常聚首，所以兩人就住在左近，才能如此頻繁的見面。而後，裴景福即將離別時，將所刻趙孟頫十帖見贈。

24

宋伯魯每觀一件書畫作品，便會提筆錄之，他認為：「夫人生嗜好各有所毗，雖復賞心悅目，無異電光石火，曾不須臾，故每卒一卷，論而錄之，凡若干條都為一冊，比而觀焉猶吾有也。」<sup>25</sup>這些記錄最後集結成《知唐桑艾》一書，書中共錄60餘件作品，經筆者整理宋伯魯從裴景福處所觀書法作品有37件(表1)，已佔全書二分之一強，可見裴景福對宋伯魯在書畫鑒賞方面的影響甚鉅。

表1 宋伯魯觀裴景福藏品一覽表

項次	書蹟	日期	出處
1.	鍾繇薦季直表真蹟卷	1907年1月10日	《壯陶閣書畫錄》卷一 《知唐桑艾》卷一 p217
2.	王羲之書千文卷	1907年1月16日	《壯陶閣書畫錄》卷一 《知唐桑艾》卷一 p217
3.	宋徽宗畫明皇訓子圖卷	1907年1月16日	《壯陶閣書畫錄》卷三 《知唐桑艾》卷一 p217

<sup>23</sup> 裴景福如此記載：「余所藏宋拓黃庭八九本，松雪、貞居、鳳州、香光所收均與焉，橫雲山人袖珍本最精，已失之，現以此本為冠絕矣。乙卯四月曉庵同芝洞評。」見〈宋拓魏晉唐小楷十一種合冊〉條下，《壯陶閣書畫錄》卷二十一，總頁1432。

<sup>24</sup> 宋伯魯跋〈元趙松雪書趙府君阡表卷〉：「謙老將南旋，出所刻吳興帖十卷見贈，此卷亦在內。」《壯陶閣書畫錄》卷七，總頁421。

<sup>25</sup> 宋伯魯《知唐桑艾》自序，收入於《中國書畫全書(二十)》，頁216。

4.	宋林和靖行草梅花詩七絕三十首冊	1907年2月1日夜	《壯陶閣書畫錄》卷二 《知唐桑艾》卷一 p219
5.	宋拓魏晉唐小楷十一種合冊	1907年2月 1915年9月15日	《壯陶閣書畫錄》卷二十一 《知唐桑艾》卷一 p218
6.	唐拓古本蘭亭冊	1907年4月21日	《壯陶閣書畫錄》卷二十一 《知唐桑艾》卷二 p223
7.	宋拓蠟本定武蘭亭冊	1907年4月	《壯陶閣書畫錄》卷二十一
8.	明沈石田水北幽居圖卷	1907年5月	《壯陶閣書畫錄》卷九 《知唐桑艾》卷一
9.	宋拓黃庭經第一本	1907年5月	《壯陶閣書畫錄》卷二十一 《知唐桑艾》卷二
10.	宋拓薛氏五字初損本定武蘭亭卷	1907年5月16日、 29日	《壯陶閣書畫錄》卷二十一 《知唐桑艾》卷二 p222
11.	宋拓心太平本黃庭經卷	1907年	《壯陶閣書畫錄》卷二十一
12.	宋趙令穰水邨圖卷	1908年1月	《壯陶閣書畫錄》卷四 《知唐桑艾》卷二 p226
13.	北宋拓聖教序冊	1908年1月8日	《壯陶閣書畫錄》卷二十二 《知唐桑艾》卷二 p225
14.	元趙子昂枯樹賦書畫合璧卷	1908年春初	《壯陶閣書畫錄》卷五 《知唐桑艾》卷二 p226
15.	元趙松雪精楷茅山正本參同契卷	1908年1月初	《壯陶閣書畫錄》卷六 《知唐桑艾》卷二 p226
16.	明董香光臨畫贊大字卷	1908年1月	《壯陶閣書畫錄》卷十二 《知唐桑艾》卷二 p226
17.	明王覺斯大行書贈湯若望詩冊	1908年1月	《壯陶閣書畫錄》卷十三

18.	唐曹霸畫馬宋米元章書天馬賦合卷	1909年3月	《壯陶閣書畫錄》卷二 p82
19.	宋蘇東坡楷書歸去來兮辭集字詩詞 赤壁二賦卷	1909年長至(夏至) 後一日	《壯陶閣書畫錄》卷三
20.	東坡墨竹卷	1909年長至後日夜	《知唐桑艾》卷三 p227
21.	唐鄭虔山水立軸	1915年7月9日	《壯陶閣書畫錄》卷一 《知唐桑艾》卷三
22.	明沈石田移竹圖卷	1915年7月11日	《壯陶閣書畫錄》卷九 《知唐桑艾》卷三
23.	宋徐熙裝堂花卉卷	1915年7月16日	《壯陶閣書畫錄》卷二 《知唐桑艾》卷三
24.	宋米元暉雲山得意圖卷	1915年7月16日	《壯陶閣書畫錄》卷五 《知唐桑艾》卷三
25.	元鮮于伯幾書梅花賦	1915年8月18日	《知唐桑艾》卷三
26.	元趙松雪書趙府君阡表卷	1915年8月	《壯陶閣書畫錄》卷七 《知唐桑艾》卷三
27.	宋拓小字麻姑壇記三種合冊	1915年9月17日	《壯陶閣書畫錄》卷二十二 《知唐桑艾》卷三
28.	明宋克書七姬權厝志覆刻原拓合冊	1915年9月20日	《壯陶閣書畫錄》卷二十二 《知唐桑艾》卷三
29.	清王石谷仿大癡長卷	1915年9月晦日 (29或30)	《壯陶閣書畫錄》卷十四 《知唐桑艾》卷四
30.	清王石谷山水冊	1915年10月2日	《壯陶閣書畫錄》卷十四 《知唐桑艾》卷四
31.	文衡山落花圖並落花七律十首卷	不明	《知唐桑艾》卷一 p216

			(經筆者比對為裴氏藏品)
32.	沈石田雲泉得意仿吳仲圭長卷	不明	《知唐桑艾》卷一 p216
33.	唐拓落水蘭亭卷	不明	《知唐桑艾》卷一 p216 (經筆者比對為裴氏藏品)
34.	趙松雪十札卷	不明	《知唐桑艾》卷一 p217 (經筆者比對為裴氏藏品)
35.	明倪鴻寶書畫雙卷	不明	《知唐桑艾》卷一 p221 (經筆者比對為裴氏藏品)
36.	王石谷臨江貫道臨安山霽圖	不明	《知唐桑艾》卷二 p222
37.	東坡元祐三年十二月初沐日七言古 詩卷子	不明	《知唐桑艾》卷三 p229

#### 四、費念慈(1855-1905)

費念慈，字杞懷，號西蠡，晚號歸牧散人，江蘇武進人（今屬常州）。光緒十五年(1889)進士，授編修，後為浙江鄉試副考官，工詩文辭，與文廷式、江標號稱翰林院三大學者，亦通天文、曆算、金石、目錄之學。書法出入歐褚，兼通魏晉各碑，尤擅行楷，能作擘窠大字，精鑒賞。後因涉嫌受賄罷官，家居不出，以讀書評畫自娛，著有《歸牧集》。

費念慈是裴景福 50 歲以前。書畫鑒賞方面重要的好友。裴景福十分相信費念慈的眼光，嘗托費氏代購書畫：

此卷余於庚辰(1880)春已見之京師博古齋，辛丑年(1901)友人費杞懷始由吳

會代購寄至南海署，因題而藏之。十月十九日曉闇記。<sup>26</sup>

靈飛經真蹟初為秀水郭曉樓照藏，有刻本冊，沈旭庭云，今藏吳江沈氏，後托祀懷太史探訪未寓目。<sup>27</sup>

有時費念慈經濟拮据，甚至會拿藏品典質於裴景福處：

余於戊子(1888)己丑(1889)間見之(按：梁武帝深愛帖卷)費祀懷齋中，并松雪三門記卷，以四百金質予齋，旋為陸誠齋觀察奪去。<sup>28</sup>

兩人感情好到幾乎無日不相尋，得到好的金石書畫作品，必定會告知對方，裴景福這樣說：「於祀懷交尤篤，近則無日不相尋，遠亦無月不通訊，得金石書畫佳品，必馳書相告。」<sup>29</sup>所以在裴景福較早期的藏品常可見費念慈的跋文或鑒藏印，如〈元趙松雪望江南淨土詞〉後，費念慈跋曰：

此卷高江村、吳子敏、吳荷屋諸家皆有著錄，今歸伯謙仁兄壯陶閣。壬寅(1902)五月，寄南中付裝，余方臥疴，不禁展卷驚歎，頓忘疾苦。年來世變日亟，焱轉風輪，流浪火宅，讀此詞一似嚼冰雪也。卷為明代舊裝，倩張君秋堂重加整背，一仍其舊，而記歲月於卷尾，是歲重九前一日，武進費念慈。(圖7)

或許因為費念慈特別喜愛趙孟頫的作品，<sup>30</sup>且收藏趙氏作品甚富，所以裴氏藏品中有費念慈題跋或相關記錄者，也以趙孟頫作品為最多，除了上述〈元趙松雪望

<sup>26</sup> 裴景福：〈元趙松雪精楷茅山正本參同契卷〉條下，《壯陶閣書畫錄》卷六，總頁 359。

<sup>27</sup> 裴景福：〈唐貞觀人書藏經真蹟冊〉條下，《壯陶閣書畫錄》卷一，總頁 45。

<sup>28</sup> 裴景福：〈梁武帝深愛帖卷〉條下，《壯陶閣書畫錄》卷一，總頁 26。

<sup>29</sup> 裴景福：《河海崑崙錄》，頁 212。

<sup>30</sup> 顧麟士曾言：「余與費西蠡咸喜收藏趙書」，見顧文彬撰，孔廣陶撰；柳向春校點：〈俞紫芝臨定武禊帖卷〉條下，《過雲樓書畫記·嶽雪樓書畫錄》卷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8)，頁 8。

江南淨土詞》外，還有〈元趙子昂楷書千文冊〉、〈元趙松雪精楷茅山正本參同契卷〉及〈元趙松雪小楷妙法蓮華經第六卷〉，共有四件。

費念慈英年早逝，享壽 50 歲，裴景福得知此惡耗時，正在遣戍新疆的路上，裴景福感歎：「揮手未幾，已隔人天。」<sup>31</sup>裴景福東歸之後，憶起〈元趙松雪小楷妙法蓮華經第六卷〉出關前借費念慈未取還，欲向其子詢索，其子堅稱已效昭陵玉匣故事納入費念慈棺木。想起人生的聚散、死生，裴氏不禁涕泣曰：「斯言果不誑，俟反真蓬島，定尋屺懷共賞焉。」<sup>32</sup>希望死後仍能相聚，並共賞趙孟頫書法，其友誼感人而真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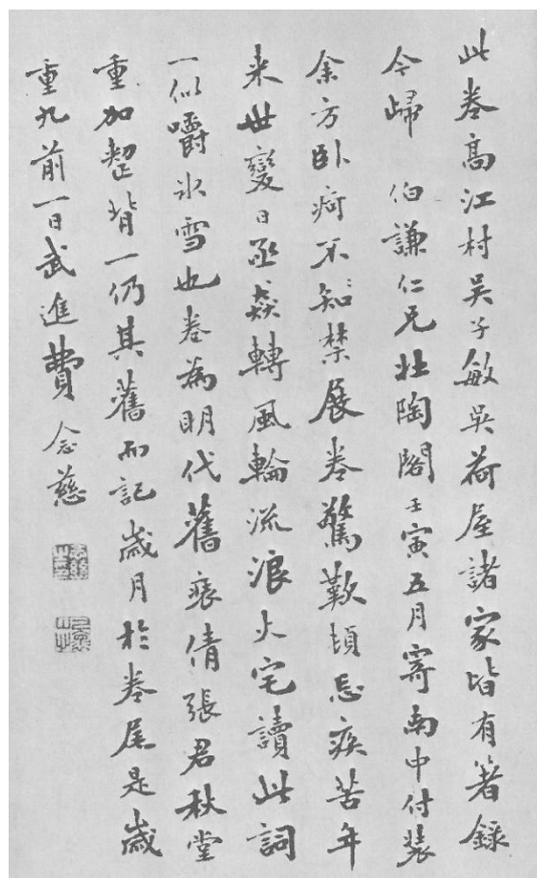


圖 7 費念慈跋裴景福藏〈元趙松雪望江南淨土詞〉  
(圖片來源：《書譜》雙月刊，1979 年第 2 期・總第 27 期，頁 42。)

<sup>31</sup> 裴景福：《河海崑崙錄》，頁 212。

<sup>32</sup> 裴景福：〈元趙松雪小楷妙法蓮華經第六卷〉條下，《壯陶閣書畫錄》卷七，總頁 423。

## 五、李瑞清(1867-1920)

李瑞清，字仲麟，號梅庵、梅痴、阿梅，晚號清道人，玉梅花庵主，江西臨川人。李瑞清是民國初年頗具盛名的書法家，工於大篆，銳意北碑，與曾熙知交最深，世有「南曾北李」之稱。辛亥革命爆發後，李瑞清改穿道服，以遺老自居，自稱清道人，堅不為民國任職。

1911、1912 年間，裴景福透過吳昌碩與李瑞清結識，當時李瑞清已為道士，於上海賣書畫為生。有一次李瑞清見裴氏藏宋范寬〈秋山蕭寺圖〉，甚為驚嘆，欲借而摹之，但可能因兩人初識未久，不敢啟齒，豈知裴景福得知後慨然應允，李瑞清朝夕展玩，從中獲益不少。李瑞清於題跋中曰：

余昔年曾見景樸生都護所藏范華原秋山蕭寺圖……去年夏乃又於伯謙先生處見此卷，駭心洞目，嗟嘆屢日，數欲假撫，未敢啟齒。伯謙先生聞之，慨然允許，置余齋者數月，朝夕展玩，所得為不少矣。昔完白山人得梁聞山先生致之江寧梅鏐家，得縱臨梅氏數世棄藏，遂成巨子。石谷子得廉州先生致之王太常家，盡出唐以來名畫，俾寢處其中，便以名世一藝之成，蓋若是之難也。異日論清道人畫者莫不慕先生之高誼也。<sup>33</sup>

跋中舉鄧石如與王翬兩人之例，鄧石如於梅鏐家，縱臨梅氏所藏，而王翬跟隨王時敏，王時敏盡出唐以來名畫，最後兩人皆得以聞名於世，可見李瑞清對裴景福感激之情，並隱約透露出期許自己的畫作將會為後世所重之意。

兩人交情得以加深，更重要的是兩人眼光一致，裴景福曰：

壬子(按：1912 年)夏，見之(按：〈清王麓臺雲峰疊瀑立軸〉)滬上書畫會，

<sup>33</sup> 裴景福：〈宋范中正長江萬里圖卷〉條下，《壯陶閣書畫錄》卷二，總頁 118。

咸疑其偽，予詫為奇跡，購得以示清道人，李梅菴叫絕不已，予二人契合從此始，每為予題卷軸輒數百言，仿李北海宋仲溫，迥異常作。<sup>34</sup>

因為志同道合，加上看法相同，兩人成了知己好友，從此李瑞清為裴景福藏品題字，動輒數百言，如李瑞清在其藏〈明董香光臨畫贊大字卷〉後有一長跋：

顏魯公書東方朔畫像贊，昔人謂其無一筆不從右軍來，特變其面貌耳。今世無原本其所號為唐石者，亦徒具形質，其用筆之妙莫能窺也。但以其書體測之當與離堆記同。趙子固謂右軍一搨直下之法，惟率更化度寺及魯公離堆記傳其秘，此可知古人學書之法也。董華亭書本從魯公多寶塔入，多寶塔以偃筆斂鋒，以和緩取勢，畫像贊則全以蹲筆挫鋒，以鋪豪攝墨，華亭仍以偃筆臨之意，欲更以右軍變魯公，故每作一鉤必迴腕高懸，斂墨入紙，淨潔如玉，此非深於書學者莫能知也。伯謙先生收藏甲東南，評論古今書法無不入微，幸有以教之。<sup>35</sup>（圖 8）

文中先從顏真卿〈東方朔畫像贊〉談起，之後分析董其昌此卷筆法參多寶塔與王羲之筆意，並認為董其昌是深於書學者，卷末則稱頌裴景福收藏甲東南，評論書法無不精微。

1920 年秋，李瑞清辭世，裴景福驚愕：「聞其卒也，不覺失聲，一生知己有幾人哉。」<sup>36</sup>並憶起李瑞清於跋語中曾有「不得與吾故人一握為恨」<sup>37</sup>語，後來竟成惡讖，感嘆萬千。

<sup>34</sup> 裴景福：〈清王麓臺雲峰疊瀑立軸〉條下，《壯陶閣書畫錄》卷十六，總頁 1047。

<sup>35</sup> 裴景福：〈明董香光臨畫贊大字卷〉條下，《壯陶閣書畫錄》卷十二，總頁 776。

<sup>36</sup> 裴景福：〈清王麓臺雲峰疊瀑立軸〉條下，《壯陶閣書畫錄》卷十六，總頁 1047。

<sup>37</sup> 裴景福：〈唐顏魯公三表墨蹟真本長卷〉條下，《壯陶閣書畫錄》卷一，總頁 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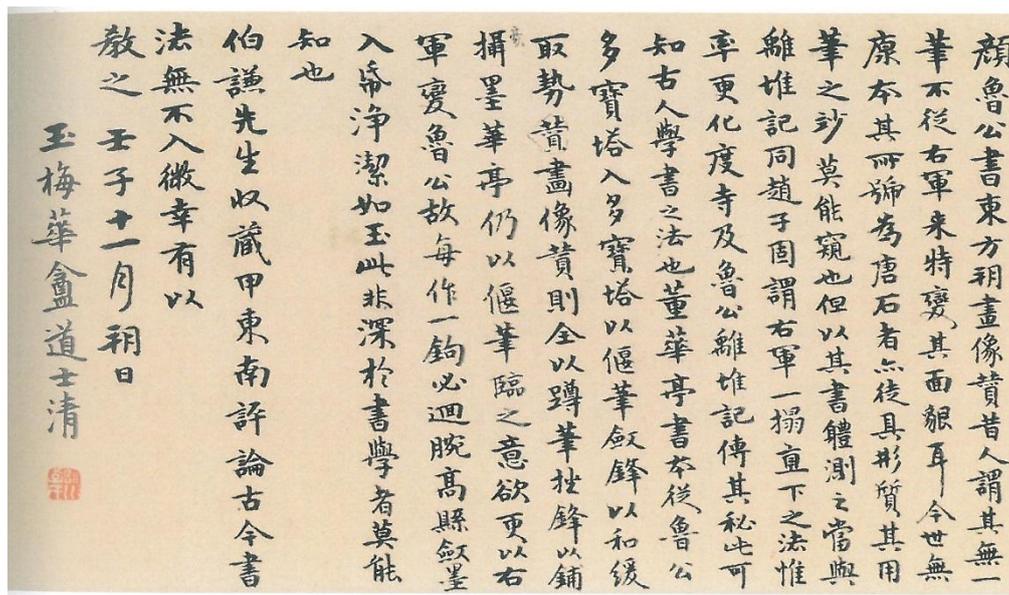


圖 8 李瑞清跋裴景福藏〈明董香光臨畫贊大字卷〉(1912 年)

(圖片來源：中國古代書畫鑑定組編：《中國法書全集第 14 卷明 3》，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頁 320。)

## 六、結論

晚清文人除了出入街肆、琉璃廠，友人之間的交游往來也是當時文人鑒藏書畫、金石的重要活動。<sup>38</sup>裴景福生長的年代正是晚清民初時期，裴景福與吳昌碩、宋伯魯、費念慈與李瑞清四人，透過互相交流、展示藏品、共同考訂與往來，吳、宋、費、李四人因而見得許多珍貴名蹟，並提升了自己的眼界與視野，裴氏的藏品則因鈐上吳昌碩的印和此四位友人的題跋，而更具可看性與價值性，彼此相得益彰，不僅為其友誼留下記錄，亦讓我們一窺當時文人雅士的鑒藏活動。

<sup>38</sup> 參見梅松松：《晚清(1840-1911)文人鑒藏活動研究》(北京：首都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2)，頁 21-33。

## 參考文獻

- 中國古代書畫鑑定組編：《中國法書全集第 14 卷明 3》（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
- 王鏞主編：《缶翁墨翰》（成都：四川美術出版社，2014）。
- 西川寧・神田喜一郎監修：《書跡名品叢刊 18 唐Ⅷ》（東京：二玄社，2001）。
- 汪運渠：〈碩學鴻儒 帖學一脈—陝西民國書畫家宋伯魯〉，《收藏》，2011 年 12 期）
- 吳昌碩：《缶廬集》，（臺北：文海出版社，1984）。
- 宋伯魯：《知唐桑艾》，收入於盧輔聖主編：《中國書畫全書(二十)》，（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9.12 第 2 版）。
- 書譜出版社編：《書譜》雙月刊，1979 年第 2 期・總第 27 期。
- 梅松松：《晚清(1840-1911)文人鑒藏活動研究》（北京：首都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2）。
- 曹錦炎主編：《中國名家法書全集 17，吳昌碩 法書集(二)》（香港：翰墨軒，1999）。
- 渡邊隆男發行：《中國法書ガイド 11 魏晉唐小楷集》（東京：二玄社，2011 年 3 月初版第 6 刷）。
- 裴景福著 汪茂榮點校：《睫闇詩鈔》，（合肥市：黃山書社，2009.12）。
- 裴景福：《壯陶閣書畫錄》，（臺北市：臺灣中華書局，1971），六冊。
- 裴景福：《河海崑崙錄》，（臺北縣：文海出版社，1966）。
- 羅笙綸：〈裴景福與其所藏黃庭堅〈寶積經發願文〉〉，《第四屆兩岸文化發展論壇論文集》（臺北，世新大學，2016 年 10 月 3 日）。
- 顧文彬撰，孔廣陶撰；柳向春校點：《過雲樓書畫記・嶽雪樓書畫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8）。

